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本三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五

宋

高宗皇帝

〔壬〕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爲自焚死世忠聞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

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一名

茶山在建甯府建安縣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

施達及裨將陸必彊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甯李綱自福州聽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

賈弛征禁脇從者汝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逮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帝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

置御前忠銳軍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軍德忠徐文字彥武萊州掖人

縣人等所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徐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譴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及官軍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

帝初御講殿自播遷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
劉豫將遷汴以興屯

夏四月以翟汝文字公異丹陽人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爲州文學汝文

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

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于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

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

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增進。

已而頤浩次常州，趙延壽兵叛于呂城，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誅之。頤浩尋召還行在。

府建平，宋縣，今屬廣德州。

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

皆振，士民大懼。

豫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家，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

成既陷道州，復陷賀州。帝命岳飛權荆

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

卽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

卽古萌渚嶺，五嶺之第四嶺也。注詳前。

置砦，至北

藏嶺。

與下蓬頭嶺俱桂嶺之支。

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

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

唐置，今隸廣東。

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

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

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于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

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金以尼瑪哈爲都元帥，烏珠副之。

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

邦彥與政，碌碌無所。

建明常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未踰年卒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于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

會上虞縣丞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含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

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孫宜君宜王道福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猶陛下一人而已焉者椒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狹臣進說獨推漢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侈寂寥無聞僅同庶孽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周王事見前袁寅亮字少明永嘉人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

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尋以伯琮

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乘綏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亦太祖後也尋賜名瑛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時吳玠戍河池

注見前

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饑

興元帥臣閉糴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爲經略使

知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

信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

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胡安國罷帝初卽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

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

一篇

略言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還縣令輕賦斂更幣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嚴賞而後賞罰當實則當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如此順人主志尙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

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于相見

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于春

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

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

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

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

荀文若故力言檜賢于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

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

安國能劾勝非之罪而秦檜之奸

雖事後之明，是非易得。先幾之料，或失難料。可寬其責，備然以所。聞游酢之方，苟論亦不。言而輕為，稱許夫或。身佐曹魏，寡謀後雖。以言見忤，而死豈能。贖其從逆，之罪檜罪。縱使相力，亦何足取。乃安國徒，譽其賢力。目此黨魁，謂為虛聲。所惑也，迂儒評罵人。材每多偏，執阿好又。不幸為小，致人所忌。拔楊時之，致失足難。

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字龜卿，福州人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論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字元龜，衢州常山人左司諫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于是與張燾字子公，饒州德興人、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胡世將字承公，馬陵人、劉一

于蔡京亦猶是也

止字行簡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先是著作郎王居正字剛中嘗專譽檜及檜執政

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

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

為相數月必聲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

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

檜等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

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蔡崇禮語以是事及居

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蔡崇禮字叔厚高密人

彗星見赦求直言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於蘄陽今蘄州是本蘄春晉改名後雖復舊並得蘄陽之稱猶蘄春之兼稱蘄陽也忠走降劉豫

世忠自豫章移師討劉忠駐兵岳州之長樂渡在岳州府平武縣西大敗之忠走淮

西尋以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弈棋張飲堅壁

河人歸金人則宋之有策存已當以竊然其不可國

印七 卷之八 五 宋高宗皇帝

宗能燭其奸而正其
于之尚非聞
乃事理者
示不復用
未數年籌
代張浚相
位即有秦
檜其心如
問其心固
未嘗果旋
惡柄用聽
復誤國而
其悔總由
不悔之說
深中宗不
隱微遂不
肯終于一
棄則罪一
之榜罪一
堂第為衆
議所迫而
非其本懷

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三千于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宋史世忠傳作斬忠首與本紀不同今從本紀又解元傳元周覽賊營得其形勢歸告世忠世忠遣元以兵薄賊賊衆莫支遂平與世忠傳互異今從世忠傳解元字善真保安軍人

王倫還自金。倫既被留久。尼瑪哈使烏凌噶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亙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

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復如金。

復以朱勝非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伊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遣官給享于溫州。

十一月，王彥復秦州。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旣死，劇盜王闢

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

鎮。

在秦州清水縣西北，亦曰白石堡。

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南隴、陝、華州軍馬。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至潭州，湖湘羣盜先後就降。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于鼎澧、荆鄂皆宿重

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初取江浙湖南月椿錢。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議令漕臣計月椿

辦大軍錢物。謂之月椿錢。

其錢許取經制錢充數。不足取上供錢。又不足取諸司封樁錢。又井添酒錢贖軍酒息錢。常平錢淨制錢諸案名皆許移用。惟茶鹽錢不

得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又所椿不給十

之一二。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于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民患。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

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

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李橫舉兵侵金。復潁昌府。橫屢敗劉豫及金兵。

詔以橫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詔春秋望祭諸陵。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

在興安州石泉縣西

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

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

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

在漢中府鳳縣西南

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

宋自王安石蔡京橫征重斂。民不聊生。邦本固高。宗親不親。疾苦見閭閻。思欲與民休息。會幾何。時復有月椿錢。已姓極區。斂免役小惠。元氣復旋。即能加復。之勝。其何堪。彼時僅餘。東南半壁。尚使其羅。安望能復。侵黎。願浩。

謀國不
威固無
可它校
宗明知
復陷之
耶亦而

熙河以綴關師古

時師古新復熙寧諸州

薩里千自商於直擣上津南鄭故城在縣攻金

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薩里千遂乘勝而進長驅趨洋

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

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金將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

千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

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

金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在饒風關北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闚饒風諸

軍不支遂潰金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見注

前玠難之遂退保西縣見前子羽亦焚興元退保三泉薩里千遂入興

元至金牛鎮本唐金牛縣後廢爲鎮在今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水甲食之遣玠書訣則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

呼軍門曰節使不可殺劉待制不然政聖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楊政字制夫原州臨涇縣人子羽邀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

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在沔縣西南形斗拔其上寬

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

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金人尋亦引去

時張洸欲移守潼關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林不及武林關名在鳳縣東南薩里千既至鳳翔遣十人

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歸語爾帥。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未幾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

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頴昌復失。橫軍本羣盜。無紀律。勝則爭取子女玉帛。故至于敗。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人成欲降統制謝皋。封開皋指腹示之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五月。以韓肖胄字似夫。瑞曾孫。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

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字茂考。海州懷仁人。往金議和。至齊。

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納淮北

及中原人來歸者。

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

雄南安建昌邵武

宋軍名。今福建邵武府是。餘注俱見前。

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

洞。

固石山洞也。在虔都縣北。零都漢縣。今屬贛州府。

賊彭友。悉衆至零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卽馬

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走。騎兵圍之。賊呼勾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

八月。翟琮棄軍奔襄陽。劉豫遂陷伊陽。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

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樛有罪。金人殺之。樛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

樛等被誅。

其身爲俘。繫固難責。其誓志枕戈而值邦。

當懷生還亦
故國之念
乃無端告
變圖害父
兄金人按
問而正其
罪深合春
秋亂臣賊
子之誅不
特爲宋族
除也然宋
已顛沛流
離至此而
尙有操室
中其家者
則其從可
知矣非微
欽之罪乎

九月呂頤浩免。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

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撓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

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

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兵。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

它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

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

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字如晦。侯官人。殿中侍

御史常同。字子政。臨邛人。論頤浩過惡。遂罷爲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頤浩有膽略。善弓馬。

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尙爲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去。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頤浩不能用。

以劉光世韓世忠爲江東兩浙宣撫使。王玠岳飛爲荆湖江西制置使。分

屯沿江諸州。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

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

四人易鎮。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爲淮南東路宣撫使。

屯鎮江。玠爲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爲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陷京西諸郡。成陷鄧州。復陷襄陽。據之。李橫奔荆南。知隨

州李道及郢州李簡俱遁。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烏珠破和尚原。于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

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

今四川達州本

西魏通州。宋改達州。通川郡此云通州。蓋通川之誤。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

制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

遣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

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

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

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

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

都承旨章誼。字宜叟。滿城人。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肖胄與朱勝非不合尋罷。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三月。吳玠吳玠與金烏珠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先是

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

營壘于仙人關右。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千劉夔帥步

騎十萬。由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

注見前

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

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陳散漫。後陳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金人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烏珠陳于東。韓常陳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右繞左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軍踐而登。薩里千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卽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陳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